

張大千外傳(十)

戚宜君

環摹菴中且安筆硯

由八德園到可以居

民國五十八年，就在張大千完成「長江萬里圖」長卷以後，忍痛離開了他經營多年的「八德園」。那裏的一草一木，一丘一石都曾經花費過他的心血，接受過他的眷愛，一旦離去，心中的黯然神傷溢於言表；但他終於還是帶着徐雯波夫人、公子葆蘿、愛女心聲以及最鍾愛的小孫女綿綿，移居美國西海岸。地點是在舊金山南面的觀光小城——卡彌爾的臨時居所「可以居」。

「可以居」比起「八德園」的寬敞與氣魄來，自然是小巫見大巫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但是附近就是頗負盛名的「十七哩海岸」，怒濤拍岸，岩石奇特，蒼松處處，景色幽美，濱海公路曲曲折折，隨處都有旖旎的風光。這一帶是美國實業鉅子德茂蒂斯的私產，在一個半島形的土地上，到處都是蒼鬱的林木，如茵的草坪，奇花異卉，珍禽馴鹿；海中有小島，海鷗羣集，白浪滔滔，真不啻是人間仙境，比起「八德園」附近的大

自然環境，則不知秀麗明媚若干倍了。

截長補短，使張大千在心理上得到了暫時的平衡，因此才能捨棄「八德園」，而在「可以居」安定了下來。然則他何以輕易的捨棄了「八德園」呢？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巴西政府已經承認了中共政權，政治環境比以前複雜了許多。原先萬里投荒，尋找一塊乾淨土地安身的初衷業已幻滅，再也無可留戀了。其次是巴西政府要在摩詰山谷闢建水壩，按照規劃的情形看來，將來「八德園」一帶都屬於積水地區，勢必要被徵收，不如早為之計。再者，巴西的發展過程並不如原先的想像，就整個世界來看，十幾年過去了，仍然是一個土裏土氣的鄉下地方。藝術是要靠有閒而又有錢的人來捧場的，如果周圍的人都還在為衣食奔忙的階段，誰能有力氣來「滋養」一個「世界級」的偉大藝術家呢？這也就是當年在大陸上的時候，成名後的藝壇人士都長川薈聚在上海、北平等大都市的原因。

說得更明白一點，那就是一個著名的藝術家，必須要有相當的「市場」，巴西地方已經養不起進軍世界藝壇後的張大千了。而且十幾年下來

，昔日好友陸續續續從各地移居美國的不在少數，在美國，張大千享受到的友情溫暖要比巴西多得多；而且他已經年逾七十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除了早年就有的糖尿病始終未能根治而外，並且又有心臟病、十二指腸潰瘍及膽結石，還有時發時癒的關節病和視力模糊症，這一大堆疾病，在美國就醫要比巴西方便又可靠得多，因此他便決心捨棄「八德園」了。

正確的說應該是離開而不是捨棄，因為他搬到美國以後，「八德園」仍然由他的子孫居住，巴西政府闢建水壩的事拖拖拉拉，十幾年以後還沒有眉目呢！而張大千的子女們有的業已在巴西就業，有的在巴西讀書，有的已經與當地華僑聯姻，自然不能說走就走。實際上張大千的移居美國，不同於先前由香港起程遠赴南美的性質，應該算是打下了基礎，留給子孫們去經營，再度整裝出發，到另一個地方去打天下吧！

百年松下埋首作畫

早先張大千曾經兩度遊覽過「十七哩海岸」的美麗風光，譽之謂「人間仙境」，油然而生能

够晨昏徜徉該地的想望，因此在他移居之念頭萌生時，第一個考慮的以及最後決定的地點，都是卡彌爾小鎮。

「可以居」是一處普通的房舍，只有五十多坪大小，全家三代人口生活其中，算是他一生住過的最湫隘的居所了。俗話說：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」住家亦復如是，由居住了十七年的「八德園」中，驟然搬進了狹小的「可以居」來，不習慣的情形當然可以想見；好在卡彌爾一帶氣候溫和，四季如春，常年鮮花爛漫，藍天碧海，彌補了住屋條件的不足，因之也就「可以居」而且「居之安」了。他曾有一首移居卡彌爾詩云：

西山俱是百年松，松下新添一畝宮；
我與青松原舊識，而今却作主人翁。

言下之意還頗為悠然自得呢！由於氣候的適宜，大自然環境的幽美，張大千在「可以居」的生活，過得十分平靜與充實；加上美國進步的醫療照顧，七十開外的人了，精神反而顯得特別的抖擻。在他那十幾坪大的客廳兼畫室裏，埋首作畫，一兩年中陸續在美國的洛杉磯美術館、紐約文化中心、聖約翰大學、紐約美術館、波斯頓美術館、卡彌爾美術館、舊金山美術館，以及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和香港大會堂等地舉行展覽，在他離開「可以居」的日子，時常想念起「十七哩海岸」的秀麗風光及家人，家書中曾有附詩云：

可有人來問病翁，可無音問渺飛鴻；
連宵大月涼如水，掛在門前第幾松。

萬竹叢中結菴環葦

張大千在這兩年之中舉行的畫展最多，因為他急需要一大筆錢來應付醫病的鉅額開支，而且也汲汲於另覓新居，遷地為良。他的詩友樂恕人到「可以居」去探望他時，曾天天陪着他們伉儷出外看房子，但是地點仍不超過「十七哩海岸」以外。據與張大千有多年深交的樂恕人說，使得張大千必須另覓新居原因有三大項：

第一、是「可以居」的房舍實在太小，住在巴西「八德園」的子孫們經常前來省親，連睡覺的床位都大成問題，臥房成了通艙，還得在客廳打地鋪。即使像樂恕人這樣的「遠客」兼「稀客」，事先曾言明「謹當掃榻以待」，及至前往，也只好招待在卡彌爾的旅社住宿。

第二、是來往美西地區的友好眾多，紛紛前往「可以居」拜會張大千，客廳兼畫室中經常是高朋滿座，如此一來那有心情及時間靜下來作畫；尤其是較大的畫幅，一會兒捲起來以免佔了空間，一會兒又攤開來畫上幾筆，實在是苦不堪言。

第三、是「可以居」僅是一幢不起眼的普通房舍，小小的前後院，那裏還有迴旋的餘地。張大千一向愛好種竹栽花，此處根本沒有用武之地；縱然外在的天然環境十分幽美，但總不能隨心所欲的增加些什麼，心中不無快快之感。

等到張大千行有餘力，賺够了錢的時候，便積極展開另覓一處風景絕佳的地方，闢園建屋，以改善眼前的居住環境。終於有志者事竟成，在「十七哩海岸」內找到了一處地方，這是民國六

十一年農曆春節甫過的時節，「十七哩海岸」曲折而壯闊，公路兩旁，遠遠近近都是一片花海，他看中的新居地點並不靠近海岸，但是數椽平房周圍盡是茂林修竹叢篁一片，濃蔭垂碧，青翠欲滴，對於久患目疾的張大千，多看一些綠色的景致，對他是有裨益的，於是便毫不猶豫的買了下來，命名為「環葦菴」，曾有一「移家」詩云：

萬竹叢中結一菴，青氈能守自潭潭；
老依夷市貧非病，久侍蠻姬語亦諳。
得保閒身惟善飯，未除習氣愛清譚；
呼兒且為開蘿徑，新有鄰翁住屋南。

先前在大陸各地，張大千從來不曾親自構築園圍，自從萬里投荒到了南美以後，施展開拓者的精神，把畫面上的構想與創意，適度的轉到實際園林的興建上；眼看著一棵棵的花樹從移植到欣欣向榮，一堆堆的雜草亂石開闢成爲曲徑或堆置成假山，心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慰及成就感。經營「八德園」的豐富經驗，使他有理由相信，也能把「環葦菴」造成他心目中的天堂。

晚年的張大千對種竹栽花、移石鑿塘十分熱衷，他雖然不一定親自動手，但却非常熱心的拄着竹杖，從早到晚毫無倦態的指點及監督工人們揮汗工作。有人說這便是他的養生之道，他的公子則說他老人家喜歡享受那「過程」。從心理學上來看，那就是一種蓬勃的希望，視線在隨時不同的景物上游移，心情也感受到不同的新奇衝擊，因此也就會有許多昂揚的感受。在「環葦菴」粗具規模時，園中杜鵑怒放，他又有一首詩云：

矮結一瓮香火冷，貧無長物竹松栽；念家已破何堪憶，去國寧知竟莫回。

夢裏蘆南思荔子，眼中海外見楊梅；仙人好事流入泣，九月僑教躑躅開。

「華」就是「華荻」，多生於嶺南，莖高三四尺，葉闊厚而有光，花呈白色，結子長二寸許，青黑類似桑椹，可供藥用。「華門蓬戶」譬喻貧賤者所居也，張大千的「環華菴」便寓有「華門蓬戶」之意。在毫不起眼的原木色大門上，懸掛着一塊鐫刻着「環華菴」的木牌，右側門柱上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大家都知道這裏住着一位中華民國的老畫家，不只是來往的客人爲之肅然起敬，連舊金山的嬉皮也曾多次以朝聖者的心情，跪在門外要尊他爲「王」呢！

嬉皮尊王洋人觀止

嬉皮們欲尊張大千爲「王」，是因爲他們認爲這位東方的老畫家長髯拂胸，長袍飄逸，竹杖芒鞋，來去自如的形貌與風範，頗爲令人嚮往與欣羨。張大千如何會答應他們的要求呢？在氣質與內涵上雙方的差別何止千里萬里！雖然張大千拒絕了嬉皮的要求，但所到之處，一般洋人仍然爲他的神采非凡，氣度雍容所驚服。有一次他在親友的簇擁下，一行七八輛轎車，由「環華菴」出來駛向舊金山，在中華飯店門前下車時，許多洋人踴躍而觀，不免有人竊竊私議道：「不曉得這一位白髯飄飄的貴賓，是否東方那一國的國王呢？」大風堂的門人聽到了，傲然的答說：「他

乃是中國藝術之王啊！」

「環華菴」中大肆經營佈置，除了建屋以外，到處種滿了花果樹木，有些是不惜重金，也不辭辛苦搜購而來的，有些是親友贈送的，有些則是硬着頭皮向人家乞討而來的。嘗有詩云：

有餘地處便栽花，秋月春風總懷家；最是五亭湖上路，萬竿竹繞兩橋斜。

看來張大千對於「八德園」仍然是念念不忘，因此在心態上他要把「環華菴」經營得更爲精緻，務必要勝過「八德園」，才好沖淡對它的懷念。他曾多次向人乞討名種花卉及果樹，有一首向留美畫家侯北人「乞海棠」的詩云：

君家庭院好風日，纔到春來百花開；想得楊妃新睡起，乞分一棵海棠栽。

在舊金山的四川同鄉中，有一位名叫王天循，重慶人，卜居舊金山北面的「樂谷」，園內文杏成林，令人羨煞；張大千不但向他乞討，而且還想多要幾株，以便將來結實纍纍時，可供兒孫們共嚐同享。有「從天循乞果樹」詩云：

文杏來禽乞幾根，看花更想果堆盆；不是老夫貪不厭，分甘又欲到諸孫。

進得「環華菴」的大門，便是一路長廊，兩旁擺着無數姿態樸拙的盆栽，廊外叢松蒼翠，花木弄姿。張大千的畫室是一座長方型的建築，約有七八十坪大小，四週簷下几上放置的都是奇石盆花，一張碩大的畫案放在右側，左側便成了來客高談闊論之處。沿着畫室外面的小徑曲折前行，有松林、有梅園、有竹蔭、有花叢、有茅亭、

有奇石，到處都充滿着詩情畫意。園內清風陣陣，鳥聲啾啾，凡是到過該地的人，都發出由衷的讚嘆，相信置身其中，不是詩人也會詩興大發，不是畫家也想塗上幾筆，「環華菴」雖然不及「八德園」遼闊，但錦繡程度實尤有過之。

要兒孫識國魂梅花

美國西部一帶的友好，合資購買了百株名種梅花送給張大千，作爲遷居「環華菴」的賀禮。這對一生愛梅如命的張大千來說，比什麼禮物都來得受用。於是關地種植，親加呵護，入冬以後，日日繞行梅林之中，有「梅邊散步」詩云：

獨繞梅花樹下行，持髭嗅蕊可勝情；明朝恐有嚴霜落，月在南簷特地明。

在梅花盛開時，東邀友好前來賞梅，梅子黃熟時，煮酒呼朋一同品嚐。張大千一生所寫梅花詩甚多，早年曾經到處踏雪尋梅，此番不出一「環華菴」便可欣賞到一片香雪海的奇景，心中狂喜之餘，賦詩寄贈他的宗弟張目寒云：「幾年海國覓生涯，結個茅亭不似家；一事新來堪慰汝，出門一步有梅花。」也曾寄詩給他一向敬重的鄉長張岳公云：「瘦影橫窗雪有痕，花時正好閉柴門；三年海外初成慰，招得孤山處士魂。」有一次在「環華菴」中，深夜於月下賞梅，適逢月蝕，特別寫了一首詩寄給張漢卿云：「攀枝嗅蕊許從容，欲寫橫斜恐未工；看到夜深明月蝕，和香和夢共朦朧。」張大千對於梅花愛之護之，費盡了心思。有一次聽說百里之外有一處園林，種有極

其名貴的垂絲海棠，甚至願意減衣縮食，求購數本為梅花作伴。並有詩云：

典畫征衣更減糧，肯教辜負好時光；

聞道海棠方得聘，未春先為辦衣裳。

梅樹是落葉喬木，早春開花，齊已有詩云：

「前村深雪裏，昨夜一枝開。」而「雪裏已知春

信至，寒梅點點綴瓊枝。」都是說明梅花是春天的

使者，當其凌霜傲雪，開滿了園中陌頭，大地

跟着復甦，轉眼萬紫千紅的陽春美景便揭開了序

幕。梅樹開花大別有紅、白兩種，紅者有深有淺

，宛如胭脂，白者初開時微帶綠色，又稱「綠萼

梅」。先開花後長葉，果實味酸，立夏後成熟；

生者青色，謂之「青梅」，熟者黃色，謂之「黃

梅」。張大千的梅花詩不計其數，例如：

「明月在天霜在地，看梅把卷立階除。」

「新來頗覺羈情苦，得似梅心一點酸。」

「祇有梅花開正好，一枝橫影入吟窗。」

「莫把胭脂全潑了，被人誤作武陵源。」

「行近柴門無犬吠，短牆一樹老梅花。」

都是膾炙人口的佳句。而最爲人所傳誦的，還是

他的「環萼菴種梅百本」詩：

老更栽梅願不違，要令繞屋盡芳菲；

莫嗟幾度能相賞，既死屢魂化鶴歸。

綴玉苔杖乞百根，橫斜看到長成邨；

殷勤說與兒孫輩，識得梅花是國魂。

終於找到梅丘墓碑

梅花堅貞苦節，凌霜雪而彌勁，與中華民族

不屈不撓，愈挫愈奮的精神相互輝映，張大千酷愛梅花，從而也可以窺見他熱愛國家的清操雅節。民國六十二年冬天，「環萼菴」工程已經頗具規模了，爲了日夕賞梅，更在梅林的小丘上建一小亭，命名爲「聊可亭」，並序之云：

癸丑之冬，大千居士將建茅茨於環萼菴西偏

之小丘上，以爲臥月看梅之所。老妻力阻，予漫

應曰：「聊復爾耳！」對曰：「古人六十不造屋

，今君七十有五矣，猶增此非必不可少之亭子，

可以已乎！」予聞而大笑曰：「正苦無佳名以名

此亭，坡翁詩有云：『此亭聊可喜。』亭成當以

「聊可」榜之，更書爾我笑言於亭柱，不亦韻事

乎？」妻乃喟然而嘆：「吁嗟老奴，遽爾斯頹

！」

在「聊可亭」中，自晨至暮欣賞環亭梅樹花

開花落，心滿意得之餘，難免有「好花不常開，

好景不常在」的淒涼情懷湧上心頭。已經是七十

五歲的風燭殘年了，梅花雖好，究竟還有多少時

日常伴一片香雪海呢？想起蘇州金閶門外梅花盛

開的景致，綿亙三十里，蔚爲奇觀，當年的遊伴

，半已作古，不禁感喟交集爲詩云：

金閶香雪三年住，水戶明珠幾輩偕；

老子一生無恨事，衆香國許我長埋。

老死「環萼菴」中，長埋梅花樹下的心意，

已經躍然於字裏行間了；於是便千方百計尋找一

塊能與梅花並美的墓碑，以作爲「獨自成千古，

悠然寄一丘」的標幟。幾經尋覓，偶然在卡爾爾

海濱發現了一塊巨石，上下尖削，成一「梭子」

形狀，遠遠望去，恍如一幅臺灣地圖，彷彿與他有緣似的，一見如故，難以割捨，連夜雇工運回環萼菴中，重達五千公斤的巨石，花了他上千的美金呢！

孔子名丘，按照清代雍正年間所定的避諱，

「丘」字缺筆寫作「丘」形，張大千遂題了「梅

丘」兩個大字，又請人精工刻鏤於巨石之上，並

將此石豎立於梅林之中，看樣子他是準備在百年

之後，「梅丘」之下便是他的埋骨之所了。

在「環萼菴」中的一草一木、一桌一椅都透

露着中國風味，松、梅、竹、菊既是中國的傳統

園林景致，而室內裝潢更是樸雅靜潔，油漆雕刻

也完全是中國傳統的模樣。其他衣物器皿，也都

是來自臺北及香港；更重要的是在「環萼菴」中

聽不到一句外國話，全家大小及往來賓客講的都是

中國話。張大千曾說：「無論我兒女嫁娶任何

國籍，都由他們自己選擇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他們

必須講中國話，不准嗚哩哇啦的打洋腔，這樣子

我是不准他們進門的啊！」

都說到過「環萼菴」一次，不啻是得到一次

藝術洗禮，與大千居士一席話更勝讀十年書，至於品嚐名菜猶其餘事耳！

異國情懷旅邸留香

藝術家都有一份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執着態度；天地之間，至情就是「真」，至性就是「善」，至愛就是「美」。換句話說，藝術家就是火熱的情性，發而爲豐沛的愛戀，在大千世界中去追求他心目中的真、善、美的事物，音樂

家如此，文學家亦復如此，畫家更是如此。

畫出傳神超物天趣

繪畫的本身原本就是真、善、美的捕捉及凝聚，無論是山川河流、亭臺樓閣、花草樹木、峭岩奇石、鳥獸蟲魚，一旦繪上畫紙，便成爲天地之間靈秀之氣的縮影，豈止是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而且是「形成於未畫之先，神留於既畫之後」，不但抓住了真、善、美的精髓，更進一步的創造了宇宙萬物的風采與神韻。實際說來，那就是上帝創造了一個現實的世界，畫家却改進成一個理想的世界。

所以張大千就曾把畫家與上帝相提並論，他並且把「繪畫」與「攝影」之間的微妙關係闡釋如下：「大抵畫一種東西，不應當求太像，也不應當故意求不像。求它像，畫當然不如攝影；求它不像，那又何必畫它呢？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間，得到傳神超物的天趣。這是繪畫的藝術，也就是古人所謂的遺貌取神。」

蘇東坡欣賞王摩詰所繪的「藍田煙雨圖」。

但見輞川山莊一帶，山川樓臺迷濛在一片如煙似霧的春雨之中，園花出牆，牧童短笛，農夫披蓑，遠山朦朧；是一幅畫，更是一首詩，不禁讚嘆道：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張大千進一步引伸說：「畫是無聲的詩，詩是有聲的畫。」

詩是抒情的，畫是寫景的，基本來看都是要表現宇宙之間的真、善、美，而至美的事物必然包括了至真與至善，因此也有人說詩人與畫家，

一生一世餓而不捨的都是追求、捕捉並表現一個「美」字。張大千是名滿中外的大畫家，也是一個够格的詩人，因此追求美感，捕捉美態，表現美的文字與畫面，便成了他惟一的嗜好。

張大千喜歡看美的山水，吃美的食物，穿美的衣物，住美的房屋，聞美的氣味，過美的生活，當然更愛親近美的女人。他的四位夫人，元配曾慶蓉雍容華貴，二夫人黃蕓素是個美人胚子，三夫人楊宛君舉手投足之間，婀娜多姿嫵媚動人，四夫人徐雯波更是雲鬢霧鬢儀態萬千；就算是他家裏的女管家、女護士、女秘書，也都是落落大方，美麗嫻靜，方能够得上圍繞在他身邊的標準。

巴人怕他會做總統

在「八德園」居住期間，偶而也會到天主教堂去望彌撒，巴西婦女眼見一位道貌岸然的白髯長袍者飄然而來，都以爲他是「神父級」的人物，紛紛跪下來行吻手之禮。雯波夫人曾開玩笑說：「遇到年輕漂亮的巴西婦女，他就笑瞇瞇的讓她們吻手；遇到醜陋的老太婆，他就不讓她們吻了！」張大千笑着說她：「胡說！」其實也是實情。

「八德園」中，時常爲了一些古拙奇特的大石頭的安排與佈置煞費周章。有一次爲了移置一塊大石的位置，認爲些許小事不需要勞動「起重機」來幫忙，於是親率門人子弟一齊動手。張大千用力過猛，頓感兩眼發黑。後來經過醫生檢查，才知道是用力過度，筋脈暴脹，眼部的微血管

破裂，招致糖尿病的病毒進入了眼睛，致使眼膜瘀血，視線模糊不清。雯波夫人又幽默的說：「他的眼睛是有毛病，其實有些毛病早就已經存在了，不是醫生所能檢查得出來的。總之他喜歡看的，再遠一些的距離他也看得見，若是不高興的事物，再近一些他也看不清楚！」雯波夫人說得很含蓄，別人還弄不清楚她的所指時，張大千却哈哈大笑的反問道：「說我喜歡看的，莫非是指漂亮的女人囉？」這時張大千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，雯波夫人也已四十初度，遂又補上一句話：「真希望你們男人的眼力都像你這樣的衰退，才看不見我們女人臉上的皺紋！」

巴西的一家報紙在介紹張大千這位藝術大師時，曾誤報他有九位太太、四十五個兒女，曾開玩笑的說如此繁衍下去，巴西人真就心有一天張大千會做他們的總統，因爲他擁有的基本票源實在驚人。國內的報紙也有報導說他有八位太太，他還笑着解嘲說：「要打對折！要打對折！」

與韓姝春紅有段情

除了打對折以後的四位太太而外，其他爲衆人熟知或見於他的詩文者，尚有上海名媛李秋君、韓女春紅與日女山田雅瑪達。李秋君是他發乎情、止乎禮的紅粉知己，前面已有專篇敘述，此處不再重複；現在先來談談他與韓女春紅的柔情蜜意。遠在民國二十年間，張大千以三十初度的年紀，挾藝前往故都北平闖天下，一下子風靡了人文薈萃的古城，進而遠赴韓國及日本去拓展聲名，就在他旅韓期間，寄居漢城市郊頗有園林之

中外雜誌

勝的「擬香別館」之中，主人金滄波爲他介紹了一位名叫春紅的少女，前來照顧他的起居，並侍奉几硯。春紅姓池，原名鳳君，正值破瓜年紀，秀外慧中，善解人意，動輒羞紅上頰，一副嬌媚稚嫩的情態，使得客居寂寞的張大千爲之怦然心動；可惜兩人言語不通，於是便靠着比手畫腳來表情達意，更進而在畫紙上寫寫畫畫，以溝通彼此的心意。曾有一首七言律詩贈之：

盈盈十五最風流，一朵如花露未收；

只恐重來春事了，綠蔭結子似福州。

閒舒皓腕試柔翰，發葉抽芽取次看；

前輩風流誰可比，金陵惟有馬香蘭。

詩後並有跋云：「韓女春紅日來旅邸侍筆硯，語或不能通達，輒以畫示意；會心處相與啞然失笑，戲爲二絕句贈之。」一個是名士風流，一個是情竇初開，朝夕相處，耳鬢廝磨，笑語凝眸間，一縷情絲已牢牢的將兩人牽繫在一起了。在張大千的輕憐蜜愛中，這位韓國麗妹也一股腦兒的獻出了她的似水柔情；而兩人賴以溝通情意的畫幅也已彙集成冊，張大千於冊尾題詩，以紀念這一段客中姻緣：

夷蔡蠻荒語未工，那堪異國訴孤衷；

最難猜透尋常話，筆底輕描意已通。

新來上國語初諳，欲笑佯羞亦太憚；

硯角眉紋微蓄慢，厭他俗客亂清談。

張大千沉緬於溫柔鄉中久客不歸，成都家鄉也聽到了消息，元配夫人曾慶蓉雍容大度，倒沒有表示什麼意見；個性外向而又明艷照人的二夫

人黃凝素，早就就拔了頭籌，給他一連生了兩個孩子以後，反而屈居比她後進門的曾慶蓉之下，已經十分不是滋味，如今那裡容得下良人再討一個外國女子爲妾，於是三番兩次的寫信質問，張大千實在被逼得不耐煩了，索性與春紅合照了一幀相片寄回成都，並附詩作答：

依依惜別癡兒女，寫入圖中未是狂；

欲向天孫問消息，銀河可許小星藏。

綢繡躊躇怕寄書，異鄉花草合歡圖；

不逢薄怒還應笑，我見猶憐況老奴。

最後一句「我見猶憐況老奴」用的是晉代桓溫的故事，據史載，桓溫姿貌奇偉，面有七星，眼如紫石稜，鬚作蝟毛磔，是一個孫權流亞的梟雄人物。以其屢建奇功而爲荊梁都督，娶郡主爲妻，煊赫不可一世，遂漸存非份之心；當其親率大軍平定蜀地時，見李氏女美艷絕倫，遂納之爲妾，藏之金屋。後被其妻郡主偵悉，拔刀率衆往女處尋覓，將欲親手刃之而甘心；待至女處，見其正在窗前曉妝未竟，髮長拖地，姿貌端麗，徐徐結髮，伏地流淚不止，聽其說詞，甚爲悽婉，於是擲刀前趨抱之曰：「阿子，我見汝猶憐，何況老奴！」因而遂善待之。

「異鄉花草合歡圖」一句，顯然說明已與韓女春紅同賦比翼雙飛之愛；而「銀河可許小星藏？」則是以徵詢的口氣投石問路，看看黃凝素夫人是否能像桓溫的郡主妻子，大興「我見猶憐」的慈悲心腸；然而黃凝素却始終不肯鬆口。張大千心想，既不見容於二夫人，又深恐這個言語不

通的小女人日後無法獨自生活，幾經考量，還是忍痛割愛，放棄了這個如花似玉的韓國少女。

雖然張大千設法湊了一筆錢，幫助春紅開了一間藥舖，無奈這位異國少女却一往情深，分別以後整天以淚洗面，久而悵鬱成疾，過了兩年就香消玉殞了。其後時局急遽變化，等到有機會再到韓國時，已經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事了。春紅墓木已拱，張大千痛惜不已。爾後每次前往韓國，都把爲春紅掃墓上墳列爲第一要務。對於早年的這一段露水姻緣，每一提及輒唏噓不已。

安樂窩中白髮紅顏

張大千移居南美以後，時常雲遊各地，特別是到日本採購繪畫用具及裝裱字畫，下榻的地點多在橫濱附近磯子鎮的一家日式旅館，名爲「借樂園」。濱海倚山，景物絕佳，園內花木繁茂，四周蒼松濃碧，山嵐海韻，十分醉人，是關東一帶的名園。主人年逾古稀，頗爲斯文，對張大千頗爲禮遇，甚至把最大的一間客廳，無條件闢作張大千的畫室，並由棧書店「黃鶴堂」主人介紹了一位花信年華的日本女子山田來照顧張大千的一切。山田小姐是傳統的日本婦女，溫柔明麗，禮貌周到，出生在一個飽受漢學薰陶的家庭，能够講幾句中國話，也能寫中國字，對繪畫也有相當造詣，在名義上算是張大千的「女秘書」，實際上却是他的「女管家」。

這位小姐十分能幹，不但有關棧畫及購物等事務都處理得妥妥貼貼，而且也像妻子般的把張大千侍候得舒舒服服。常聽到人家說：「人生最

大的享受，莫過於吃中國大菜，討日本老婆，住西洋房屋。」如今面對這位溫婉可人的東洋美女，整個人與心都沉醉在蜜樣的溫柔鄉裡了。

在張大千自題郎靜山為他拍攝的照片云：「墜鞭側帽，走馬長楸正年少；容易秋風，兩鬢蕭蕭一禿翁。急需行樂，陶寫任教兒輩覺；吾愛今吾，獨有紅妝喚老奴。」把他藝術家的本色，刻劃得淋漓盡致。也曾有詩云：「靚筆名花送草堂，真成白髮擁紅妝；知君有意從君笑，笑我狂奴老更狂。」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，「借樂園」便成了白髮紅顏的安樂窩了。

山田小姐儼然成為張大千的第五位夫人，當他返回南美時，按月匯寄生活費；而一旦有關係畫、購物事宜，均由她在日本代為處理，並一五一十的用毛筆書信，向張大千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偶撫柔肌一場綺夢

徐雯波夫人很快的便知道了這件事。她自覺先前在大陸上四女共事一夫，如今在海外只有她一人獨佔名份，已經感到十分滿足和幸福，只要是她的天才丈夫心情愉快，而且在不妨害健康的情形下，她也就不加反對，而且還像對待妹妹一樣，隨時不忘寄些禮物給山田。在她與張大千同赴日本時，也會大大方方的每週撥出兩天晚上，讓張大千與山田同寢。山田小姐雪肌滑膚，烏黑的長髮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使張大千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少繪畫的靈感；特別是她溫柔的性格，嫵媚的神情，更使得垂垂老矣的張大千，重新點燃了生命的火燄。昔者元微之曾云：「牆花拂面惟

吾樂天知之耳！」想係指的是白樂天晚年的寵姬而言。張大千因而有詩云：

偶撫柔肌偶不辭，偶然雲鬢拂雪髭；
偶逢半面天花散，不念維摩病不支。

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，白髮紅顏，未嘗不是藝壇的一段佳話，但是張大千却把山田小姐當成是路柳牆花，一場綺夢而已。原本不是如此想法的，那是因為由種種跡象顯示，山田小姐之所以委身侍候他的動機並不單純，於是便提高了警覺，為了防微杜漸，爾後再到日本便不讓山田小姐知道了。

回國定居落葉歸根

張大千在美西舊金山附近的「可以居」及「環華菴」居住期間，在飛航時間上，較巴西的「八德園」縮短了二十五個小時，因此每年至少返臺一次，會會老朋友、看看山水、聽聽平劇、吃吃風味純正的中國菜餚。每次均精神抖擻，心情愉快，流連忘返，一再拖延，那種疲勞中却充滿溫暖與快樂的感受，使他日漸衰老的身心，獲得了無可替代的調劑與慰藉。

倦鳥思歸寶島溫情

民國六十四年農曆春節過後，「榮民總醫院」為張大千作了一次徹底的身體檢查，事後作成報告列有大小病症六種：第一是心臟病，醫學名稱叫做「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合併陳舊性心肌梗塞症」。第二種是一直未曾治癒的糖尿病。第三種是十二指腸潰瘍及膽結石。第四是重度腰椎

退行性關節病。第五是右眼為糖尿病性眼底微血管破裂，左眼為白內障。第六為鱗甲性皮膚病。結論是「隨時可能危及生命，應與醫師保持密切聯繫，可能隨時都要召醫急救。」事情已經擺得非常明白了，往後的日子裡，不是那裡適合他住的問題，而是那裡最適合他醫療的問題了。

單祇是爲了健康理由着眼，「環華菴」雖然風景幽美，但究竟地處荒僻，召請醫生十分不便，動輒便要千里迢迢的跑到紐約「哥倫比亞醫院」去就醫，大把大把的美鈔往醫院送，還是無法得到特別的照顧。以他的眼睛疾病而言，遍求名醫診治，不但未見好轉，反而被一位美國籍的德裔眼科權威，治壞了他那隻患有白內障的左眼，使他感受無限的痛苦，直接影響到他的作畫生涯。假如其他幾種疾病再有些差池，那可怎麼得了；單祇是他在「榮民總醫院」所享受到的貴賓式的待遇，在外國永遠也沒法找到的。

張大千說：「我住在美國這幾年，總覺得身體不舒服，可是一回到臺灣即精神百倍，就沒有這裡不舒服，那裡不爽快的害病感覺，有人說我害的是「思鄉病」，我從不否認。」基於健康的理由，也由於治療他的「思鄉病」，遂有返國定居的打算；健康可以得榮民總醫院的妥善照顧，而「思鄉病」只要一踏進國門，便可不藥而癒。雖然如此，還是有人認為臺灣太熱，夏季偏長，不適宜張大千畏熱的體質；其次便是認爲他的畫以美金論酬，回到國內，恐怕養不起他這位世界級的大畫家；就這樣拖拖拉拉的整整費了一年時間，終於在下列的六項理由中，作了最後的

決定。第一、天氣太熱的問題，張大千雖然怕熱不畏寒，然而今天生活水準已經普遍提高，裝一臺冷氣便可清涼宜人，似乎根本不成問題。第二、萬里投荒二十餘年，儘管物質生活不虞匱乏，但是精神生活却常感空虛，無端的苦悶，時而湧起的愁緒，歸結成一種落葉歸根的理想。第三、美國醫療費用驚人，而且又因語言不通，種族隔閡，不但得不到良好照顧，甚至也不易溝通，「榮民總醫院」設備齊全，名醫雲集，上述缺點都可迎刃而解。第四、許多半生深交的至親老友，都竭誠歡迎他回國定居，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朝野人士也都對他表示無限的心儀與禮遇。第五、社會繁榮，經濟起飛，臺灣的大自然環境既能供應他豐富的靈感，而豐衣足食的富裕生活，也普遍的具有欣賞及購買他繪畫的能力。第六、可以吃到道地的中國美食，可以看到及聽到夠水準的平劇節目，不但能夠滿足口腹之慾，更能大飽耳福及眼福，這是在國外始終無法享受得到的。

榮總大夫給他信心

特別是其中的第三項理由，「榮民總醫院」眼科主任林和鳴爲他診治眼疾，已經大有起色，更增加了他的信心。他常對親友們說：「每次回到臺北，我都樂意到榮民總醫院檢查身體，對我都有特別的安排，檢查都有詳細的中文報告，讓我瞭解自己的健康情形，有問題直接可以問醫生，用藥由醫生決定，起居飲食由自家小心；我看榮總的設備好，醫療水準高，照顧周到，服務及禮貌更是好過美國醫院。或許有人會說，我是受

到特別的關照，可是我在醫院裡也曾遇見好多自國外回來治病、體檢的患者，大家都有同感，尤其是其中有文的檢查報告，人人都說好，醫院敬老對我的「禮遇」，我深愧自己是執筆作畫，而未執戈衛國，而我卻被視爲榮譽顧客。我晚年的歲月，如能延年益壽，維護我的健康，必應歸功於榮民總醫院的照顧！」

東裝歸國長住久安

就這樣前後醞釀了一年時間，終於作成最後決定，於民國六十五年元月東裝回國，覓地建屋作「長住久安」的打算了。政府聽到了張大千回國定居的消息，念及他多年在海外宣揚中國文化，使中國藝術進軍世界藝壇，不啻是文化戰線上的一位卓著勤勞的戰士，於是表示有意贈地建屋，張大千謙遜的說：「何德何能蒙此優渥？豈能因個人而增加政府負擔？」張大千回國定居之初，在旅館中住了一段短暫的日子，旋即遷居臺北市仁愛路與敦化南路交叉處的「雲河大廈」六樓。雖然那已經是一處非常高級的住處了，然而自然光線不足，通風設備不夠，一生酷愛大自然景物的張大千，處身在「鴿子籠」式的現代化建築之中是頗不習慣的。當然這祇是暫時的情況，他仍然要找一處有山有水的地方，不脫離都市的繁華，但却能享受到鄉野的寧謐；能夠與朋友時相過從，但却又能讓他有安心作畫的時間及空間，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居住環境。臺灣經濟繁榮，新屋興建猶如雨後春筍，市區內大廈連雲，山瀉水涯處更不少各種式樣及格局的別墅，要想找一處

居處，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；但是張大千此番是準備安度餘年，所以一切都要從長計議，橫豎已經回國了，也不必急在一時半時。他的理想是尋覓一塊依山傍水的空地，距離臺北不可超過半小時車程，有山嵐秀色，有濃蔭四合，如能有個小小池塘種荷養魚則更佳。於是熱心的親友，便四出爲他物色合適的地方。

外雙溪畔找到建地

尋尋覓覓，前後馬不停蹄的不知看了多少地方，一年過去了，又是歲暮春回的季節了，終於看上了臺北近郊外雙溪中游一處兩溪分流的小三角地帶。據說原先是一「鹿苑」，廢棄以後，亂石處處，雜草叢生。據謝家孝說：「地主就住在附近山邊，自稱家中有花請去奉茶，詢以地價，僅索六千元一坪。雖然十分荒僻，但大環境的景色很好，青山爲屏，溪澗通流，難得有山有水，於是大千居士頗有意了。在瀏覽間，地主居處雖無好花，但却發現牆角有一株孤立白梅，愛梅若命的大師如見至寶，梅亦如週知音正綻苞迎客，就這樣前後不過二十分鐘便成交了，地主自始至終不知道，促成買賣簽約的竟是那株平常未受注意的小小白梅樹。」

建地成交之後，張大千雀躍不已，人逢喜事，往往渴望與他最親近的也是最敬重的人來分享，遇到困難或不如意的事，同樣的也需要最親近的也是最敬重的人來分擔。張大千常說：「岳公是我的同鄉同宗，他又較我年長十年，是我兄長輩兼師輩，他知我生性大而化之，自由慣了，平

常無人能管我，連能提醒我、匡助我的人也不多，唯岳公知我最深。他也深恐我去國年久，對臺灣雖不是人生地不熟，難免總有些隔閡不進入情況，怕我對人處事有所疏忽，岳公總是「作之兄，作之師」，對我愛護篤教，他常本『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』的原則，對我的行止作潛移默化的啓示，所以我在臺灣，自覺岳公是我學習的榜樣，心中常存兩句口訣：『凡事要好，須問岳老！』我們老兄弟倆真能做到「兄弟恭，出入相隨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」的情誼。」因此他不先回居處「雲河大廈」，便急急忙忙的驅車前往士林張府，向張岳公報告他已經找到了建地的消息。根據張大千對臺北附近地理環境的瞭解，向張岳公分析說：「這塊地有六百多坪，在『故宮博物院』進去不遠的地方，鬧中取靜，有山有水，山雖不高但青翠可喜，水雖不深却有蜿蜒之美，而且距離『榮民總醫院』不算太遠，爾後檢查診治都極為方便，最重要的是距離您的府上近在咫尺，我路上看錶，僅有八分鐘的車程呢！」張大千興致勃勃的敘述着這一塊建地的優點，張岳公沉思有頃說：「價錢呢？」張大千答說：「每坪六千元！」張岳公爲之一驚，認爲按照地點而論，這個價錢不算太貴，爲什麼在地狹人稠的臺北市會任其長久的荒廢呢？是否地籍有糾葛不清之處，要不然就是都市計劃的禁建區！

張大千心想：方才在陳姓地主家裡言之鑿鑿，並有「地籍」資料可資證明，糾葛之專想來不致發生，至於是否屬於都市計劃的禁建區域，那就弄不清楚了。果不其然，這一塊地方果然是屬

於臺北市政府建設計劃中的「未開發地區」，因爲外雙溪彎彎曲曲，每當暴雨傾盆，溪中山洪陡漲，既須緩衝洩洩地區，又需要築堤以防水患；所以附近一帶尚未開放興建房舍，因之，一大片地區雖然地段良好，却仍處於一片荒蕪狀態。

鑿口中國風味小塘

「未開發地區」尚未列入都市計劃之內，與明令公佈的都市計劃中的「禁建地區」稍有區別，因此才有了些許迴旋的餘地。經過秦孝儀的熱心奔走，向臺北市政府主管方面多次協商，才決定將這一塊地區開放，不但張大千得遂心願，附近一帶也跟着大興土木而皆大歡喜。

張大千每天風塵僕僕的從「雲河大廈」驅車前往外雙溪，一轉過「雙溪公園」，便覺迎面兩邊山翠撲人而來，心情不覺爲之一爽。林間鳥鳴，溪水淺唱，他白髯飄拂的拄着竹杖在亂石堆中來回丈量比劃，他要照北平「四合院」的格局，建一幢有走廊連接的二層樓宅院；樓下是高大寬敞的起居室兼會客場所，工作的畫室更要光線充足而有迴旋的餘地。二樓作爲家人的住處，爲了上下樓方便，雖然只是兩層建築，也要計劃設有電梯升降。另外還要在樓頂設置平坦陽臺及石桌石檯，以便登樓眺望遠山近水，並計劃以馬達抽取溪水，日後好潺潺的流過庭院。

按照地形的配置，內外要開闢三處花園，臨溪處還要堆土疊石造一小小的假山，將來遍植奇松、老梅、修竹、鮮花，務必要符合藝術家們所謂「咫尺千里」的佈局，盡得中國庭院幽雅之致

。並計劃還要開鑿一個純中國式的小池塘，張大千常對人說：「國內有不少公私處所開鑿池塘，看上去不是西洋式，就是東洋式，我要開鑿一個純粹中國風味的小池塘。」

各種計劃已有了眉目，於是便找到了楊卓成建築師規劃設計，於民國六十六年五月間動工興建，附近的居民經常都可以看到一位長袍竹杖的老者，在工地指指點點的指揮工人，因爲他的公子說過：「他老人家就是喜歡那過程！」眼看著天天不同，甚至時時不同的工程進度，張大千由衷的滿心歡喜，從心理學上來說，這未嘗不是一種形式的享受呢！

一草一木精心佈置

建地上的亂石並未移走，只是挪動了一下位置，頓時便有一種新的氣象，而且還從溪澗中吊起來不少姿態奇突的巨石備用。房屋建成了，以「梅丘」爲中心的庭院佈置也次第完成，一草一木，一花一石，都經由張大千精心的安排佈置。重達五千多公斤的「梅丘」巨石，由海船運來，許多的花木及盆栽也遠由巴西的「八德園」及美國的「環華菴」用航機運回。另外則是就地取材，分向各地農場及花園，不惜重金的陸續購得，前後一年多的構築時間，裏裏外外已經頗具氣象了。民國六十七年八月間正式完工，門樓上懸掛着臺靜農書寫的匾額「摩耶精舍」，兩扇綴有獅環鈴的月白鐵門上有蓮花紋的圖案，並鑲有「三千大千」的字樣，據說是徐雯波夫人親手繪製的呢！（未完待續）